

台湾作家

周啸虹作品集

Zhouxiaohong
zuopinji

小说卷

逝水

周啸虹 著



昆仑出版社

逝 水

周啸虹/著



昆 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水/周啸虹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2. 9

(周啸虹作品集. 小说卷)

ISBN 7 - 80040 - 648 - 2

I. 逝… II. 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593 号

书 名: 逝 水

作 者: 周啸虹

责任编辑: 侯健飞 涤尘(特约)

装帧设计: 闫可欣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 - mail: jfwy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648 - 2/I·483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周啸虹作品集》总序

赵遐秋

一九九九年五月，曾庆瑞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访台归来，告诉我，他在高雄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摊开一大摞照片，他挑出了高雄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周啸虹先生和夫人陈春华女士跟他的合影，对我说，这将是我们俩在台湾南部最好的朋友。庆瑞还说，我们一九九三年首度访台时结识的好朋友姜穆先生，也是啸虹先生的故交，这次还专程从台北南下，相聚甚欢。

随后，也是在这个月，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大陆诗人学者访问团，第三次赴台访问。在台北举行了女诗人诗歌作品研讨会以后，我们一路南下参观访问，最后一站到了高雄。当天下午，高雄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啸虹先生主持了海峡两岸文友座谈会。座谈中，他在畅谈了海峡两岸作家进行交流的重大意义后，动情地说，“我们都尝够了骨肉亲情人人为隔离的痛苦”。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情不自禁地向两岸的朋友述说了我同样的感受——

“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伏案备课。突然，汽车鸣笛，窗外一片嘈杂之声。紧接着，一阵叩门声传来。我连忙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三位客人。靠前的一位，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地问：‘赵遐秋女士住在这里吗？’‘我就是。’我还没来得及问先生贵姓，有何贵干，他就向我九十度鞠躬，说：‘我是遐父的朋友，我代遐父向二姐请安！’

“原来，是我日夜思念的弟弟，托朋友来找我们了！”

“我请客人进屋坐定，再去搀扶母亲进了书房。这位来访的张先生马上起立，毕恭毕敬地向母亲行大礼，说：‘我是遐父的朋友，我代遐父向母亲大人叩礼！’母亲懵懵懂懂，似乎还弄不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满脸疑惑。当客人向我们述说弟弟是如何思念母亲，思念大陆的亲人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惶恐地用手比画着，摇摇头说：‘我不想儿子，我和他划清界限！’顿然，我失色了，我的心往下沉……往下沉……”

“悲哀，何其悲哀！”

“‘文革’时，为了对付红卫兵的质问，我一再嘱咐母亲对任何人都要说这番话。可是，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虽然发生了变化，老人家还是心有余悸，说辞依旧。母亲的言语让我在客人面前不知所措，我下意识地拽了拽她的衣角，示意不要再说了。哪知，老人家不明白我的用意，反而把这番话重复了两遍。当时的我，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很不好意思，最终也不得不把实情说出来，请客人谅解。”

“晚上，我请母亲对着录音机跟弟弟说几句，录一盒磁带托张先生带给弟弟。经我们说明，母亲一改那惶恐的神情，急切地要给三十三年未见的儿子说几句贴心话。哪知，叫了一声弟弟的小名，母亲就抽泣起来了，哭声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十多分钟下来，竟然没有片言只语。啊，天下的母亲，哪有不思念自己的儿子的？老人家把压抑在心头的几十年的思念之情，毫无顾忌地宣泄了出来。站在旁边的我，除了陪着母亲流泪外，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弟弟告诉我：他们夫妻二人，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在台北永康街家里听这盘磁带时，被老人家那凄楚悲切的哭泣声震撼了，从故园家人那里传来的哭声，猛烈地撞击着儿子、儿媳、孙男孙女的心灵，他们边听边哭，满屋哭声。人为隔离的骨肉之情，只能借助这小小的磁带获得了一次令人慨叹的交融。”

我又说：“一九八三年我陪母亲去香港和弟弟会面。当时，弟弟还不便来九龙车站接我们，他只能在尖东地区国宾酒店的十九层电

梯门前迎接母亲。在楼道里，弟弟跪抱着母亲的双腿，我们三人相拥而泣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散会后，啸虹先生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我们彼此什么话也没说，但是，我确实感到，我们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二〇〇〇年十月，啸虹先生率高雄文艺家协会访问团来京交流。春华以女作家的成就和身份位列团员之中一同来访。在座谈会上、宴会上，朋友间的坦诚交流，让我们走得更近了。随后，庆瑞陪啸虹、春华贤伉俪及其他团友到河南开封，洛阳作文化之旅。回京后，庆瑞告诉我，他们已经约定，过了年，再聚宝岛时，要再度畅谈两岸文学的深层次的交流的相关事宜。

终于，二〇〇一年五月，我和庆瑞，跟啸虹、春华夫妇有了一次真正的“团聚”。这一次，应高雄文艺家协会之邀，中国作家协会组成十六人的访问团，赴台作文化之旅，我和庆瑞都在团中。从五月十日晚八时飞抵高雄小港机场相见，到随后兼程北上，直到五月二十日早九时在台北分别，近十天的时间里，我们真的是朝夕相处，形影相随了。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记不清有几个日日夜夜，也说不清在多少场合，我们都谈到了一个很容易触动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话题。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北上途中的大巴士上，还有夜间，中央研究院他们大女儿所在研究所的咖啡厅里。在大巴士上，为了不影响同行朋友们观赏景色的雅兴，或者不影响朋友们长途旅行中劳顿间隙的小憩，我们只能窃窃私语，心领神会。而在咖啡厅里，我们却可以促膝相对，高谈阔论。团里的朋友，像金坚范、向前、樊洛平、刘红林，也都常常在座。一连三个晚上，我们都是夜阑人静还言犹未尽。

说实在的，所有的谈话中，春华比啸虹讲得多。总归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朝朝暮暮里，春华和啸虹最是心心相印，也最是心有灵犀。这一路，春华细说她作为台湾生、台湾长的一个外省人的后代，十来岁的少女时代是怎样捧读了啸虹那一代作家的作品，又怎样由敬重而仰慕而爱恋走进了大她十七岁的啸虹的生活的。春华还细说了，她从啸虹也从啸虹那一代作家的作品里，读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

代末期去台同胞在笔端倾诉的对故乡家园的怀念和故土亲人的思念。春华说,他们这种怀念和思念之情,浓得化不开,真是任他们如何尽力也难以排遣。也恰恰是他们的这种真挚的人间至情,让她感悟了啸虹和啸虹那一代作家的拳拳爱国爱乡爱家爱亲之心。而他们的作品,恰恰见证了那一场时代剧变、社会剧变、生活剧变、家庭剧变,见证了剧变中骨肉同胞生离死别而又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游子乡情。那不是啸虹一己的悲欢,那是啸虹那一代人的悲欢。那也不是啸虹一个人的心绪,那是啸虹那一代作家的心声。春华说,她希望,统一的中国不要忘掉了啸虹的那一代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里能够给啸虹那一代赴台作家一个应有的位置。

这样情辞恳切,如此情理肯綮,面对春华,还有春华言谈话语之中念念不忘的啸虹其人其作,我们于是提出了建议,请春华动手,把啸虹的作品整理出来,并进而推动南台湾的老一代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出来,一一在大陆出版,如此这番之后,春华的心愿不就实现了吗?

今年四月,啸虹、春华夫妇率高雄文艺协会访问团回拜江苏、浙江两省作家协会。结束行程后,专程来京,送来书稿。蒙啸虹、春华夫妇错爱,作为大陆读者,我有幸通读了春华编选的作品集的书稿,并遵嘱为之作序。

三年的交往,在人的一生中真的不算长久。但要说了解一个人,也不算短了。啸虹兄,苏北人,一脸的沧桑里透着忠厚、正直、善良和诚挚。也是文如其人吧,读他的散文集《迢递归乡路》和小说集《逝水》,我再一次被洋溢在作品字里行间的质朴、纯正、真挚、热切的爱乡爱国的情怀所感动了。这两部集子生动地表露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一代去台知识分子纯真而又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热爱自己出生、成长的故土——大陆,同时,又深深地挚爱着他们几十年以来的栖息地台湾。现在,他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创作起来,无论写人叙事绘景状物抒情发议论,都有一颗中国人的赤子之心在搏动。读后,不能不令人动容。

此外,读这部散文集,你还可以看到,实际上也是嘤虹兄生命的独特历程的记录,也都以小见大地张扬了人的生命的深层意义,其人生哲理的意蕴,耐人寻味。梁实秋说得好,“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脑筋里的思想情绪想像译成语言文学。”^①嘤虹兄的散文正是这样的文字。可以说,他的篇篇作品都毫无隐饰地显示了他的人格思想,表达了他的心声。真实、真情和真切的散文格调,让我们享受了他那散文作品散发出来的质朴、纯真的美感。

小说集《逝水》也颇有生活情趣,相当多的篇章都透过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在不经意中告示人们看似不显眼,其实又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待人接物的某些规矩。比如,《山中假期》、《十年》、《玉佛记》等篇就颇有价值。特别要说到的,是在小说形式上,嘤虹兄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多姿多彩的散文化结构,是周嘤虹小说结构的一大特色。在叙事人称上,或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在叙事时空上,或顺叙、或倒叙、或插叙;在人物、情节、环境三者的交相融会中,或以人物为主,或以情节为主,或以环境描写为主;至于小说的首尾配合,也不落俗套,全都适应内容而变化,给人以绚丽多彩的艺术享受。

我不再一一细说嘤虹兄作品的成就水平价值地位等方方面面了。这套作品集的各个集子,有姜穆、李冰两位朋友的序,有嘤虹兄的自序、还有春华的编后记,他们的论说,就是实事求是的,令人心服口服的评价。

命我作序,虽勉力而愿为之,实在还是我有感于春华的诚挚愿望而要自觉地热情地予以呼应:我们统一的中国新文学史的殿堂里,应该有嘤虹这一代去台作家的恰当的位置。他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和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样,在我们的国人中传播、阅读、评论、研究,一样地流传下去。

基于此,我为《周嘤虹作品集》在大陆出版感到欣慰,表示祝贺。

① 梁实秋:《论散文》。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新月》一卷八号

我还为更多的去台老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表达我由衷的期盼和诚挚的祝愿。

二〇〇二年五月于北京西三旗
育新花园寓中

星颗缀成的路(《逝水》序)

李 冰

古有云,“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三者兼备,圣贤者也。但此三者,殊难界定,对周啸虹而言,立德立功我不敢强词认定,因为他非治国经世之高官厚禄,他只是一位煮字疗饥的作家,不过他几百万字的文艺作品,可谓字字珠玑。他生平献身新闻传播及文艺创作工作,其笔下文字除记录这个大时代的风风雨雨与战火劫难,也记录着上一代如何从战火的夹缝中创造生活,如何胼手胝足地一路走来,这些文字不但可供治国经世之政治家们参考,也可作为后代生活奋斗的警惕,其“立言”应非谬论,而当之无愧。

周啸虹所发表之作品,迄今已达数百万字,其中包括散文、小说及戏剧等,且多已编印成册,荣获读者之肯定。如今在其夫人、作家陈春华的策划整理下,取其精华,分别编成散文、游记(报导文学)及小说等三册,并应北京昆仑出版社之邀出版,希望这套著作能在大陆和台湾及其他地区广为发行,以推广其更大效能。

认识周啸虹是先认识他的作品,那是远在五十年代,我在凤山陆军官校就读,课余喜欢跑中山室,翻阅报章杂志的文艺版。那时候没有民营报纸,只有《青年战士报》和陆总部出版的《精忠报》,在这两份报刊上经常看到周啸虹的作品,虽然只是些短短的散文,但内容使我深爱上它,而且成为神交。之后于一九八三年《成功时报》在高雄创刊,并于翌年连载我的长篇小说《古榕长青》(后改名《陋巷春暖》)出

版),那时他应聘在该报任主任秘书兼总编辑,当年他为报社策划举办了一次作家大会师的活动,在活动中我才真正认识了他。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他的作品。

周啸虹经验丰富,思维广阔,但因其笔下要求严谨,作品数量并不算多,但篇篇都有可读性,每次欣赏他的作品,就像步上一条星颗铺砌的路,激起以下的冲动联想:

——强烈反映出时代与社会的背景:文艺的功能是反映时代、表现社会生活,什么时代有什么人文,什么时代产生什么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曹雪芹的《红楼梦》,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社会的人与事,让读者去感受战乱的惨酷无情、贵族生活和奢侈糜烂,给读者一种警惕之心。基于此,文艺作者必须体验时代变迁与社会背景,从庞杂中化为具体,让读者潜移默化地去感受,以产生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周啸虹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年代,那也是一个被战争割裂、被生活煎熬;继之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他写自己的遭遇,也是写大家的经历,坚韧的生命,铸造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震古烁今,这也是作者作品所呈现的功能。

——影响力与教育性:文艺作者为文艺而文艺,只是追求创作技巧。但如何能发扬其文艺的功能,仍有其当然性。吾人均知,文艺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者,就是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暗示一种教育性。我国古代乡间鲜有受教育者,但忠孝节义的处世立身之道都能恪守,原因是流传的戏词与歌词的功能,产生了教育性。周啸虹的作品非教科书,亦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但其内容却有一种知识以外的教育性,那就是晓谕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包括品德与操守、毅性与耐力。他很技巧地把一个全面的问题,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感到一种冲动。

自动自发地想改进自己的缺失、发挥自己的优越与长处。这种没有口号的影响教育,更具有感染力,更能收到根实性的无形效果。

——有证有据的说服力:胡适先生曾云:“凡事要拿出证据来。”也只有证据才能验证一件事的对与错。一篇作品既然有它正面的教

育性,就必须有强硬的说服力,才能感动读者、冲动读者,让读者循着你的方向走,那就必须要摊出证据了。周啸虹的作品,都不会超越现实,尤其是小说,所展现者都是社会上可能发生的事,作品中的问题都是加以研判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把事实摊开来让大家来评断,这就是证据。他的小说也特别强调人物,他把每一个人都放置在特定的位置上,集中而真实地去表达他的性格与言行、塑造他的典型,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他不用抽象的叙述,而是技巧的描写,如《班长》一文中的阎王、《玉佛记》中的李道士,谁善谁恶,都可看到事实的证据。

——乡土性与平实的口语: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倡导乡土文学,以及运用口语表达,义正辞严,我们也举手赞成。但由于其盲目求变,忽略了中国文学结构的逻辑性,不但忽略了文法,写的不是口语,致在故事情节、人物言行上反都偏离乡土、偏离了读者。因为读者无法消化那种生涩失序的语词。

周啸虹笔下的作品以乡土性情事为多,而所使用的也都是耳熟能详、贴实亲切的口语。他也写都会异象,但不标新立异,读他的作品,有时也要揣摩联想,但不生涩,因为他把意象藏在文字的背后,这是一种趣味性、也是一种幽默感,这种技巧反而增加了读者的好感。所以我说周啸虹的作品,是一条星颗铺砌的路,一步步爽爽地走下来。因为他是运用了简明而净化后的文学语言、细致和谐的实况描写,真切表现了人、事、物的真面目,对生活、对土地都有深厚的感情、理解与表达。这种平实结实、有境界的语词,必须有经验、有写作技巧者始能为之。

“文章千古事”。一部文艺作品的出版,必须经得起时代与读者的考验,才能昂立世间。周啸虹以其丰富的经验、苦难的历练、细密的思维、高度的技巧所凝结的作品,再经精挑筛选后出版,必能引起共鸣,立言后世。

2002年2月3日于台湾凤山

目

录

《周啸虹作品集》总序	赵遐秋【1】
星颗缀成的路(《逝水》序)	李 冰【7】
验	【1】
玉佛记	【11】
把戏	【23】
山中假期	【29】
班长	【38】
十年	【43】
夕阳伴我归	【50】
票友传奇	【62】
老郑	【70】
春梦无痕	【76】
“复活”	【89】
遗恨	【99】

归根的落叶	【111】
表妹	【123】
绿	【133】
最后五分钟	【139】
往事	【145】
啊,好忙!	【152】
旺伯的担仔面	【159】
长明灯	【164】
绿衣人	【171】
醉与醒	【178】
悲欢岁月	【183】
阿进婶的猪	【195】
折翅	【201】
大饼	【213】
炉边日月长	【220】
变	【230】
茧	【237】
逝水	【250】
曲终	【258】
晚春	【270】
这头牛	【278】
爬梯的人	【286】
老谢的水果摊	【296】
后记	陈春华【303】

验

在我们乡下，“相验”(注一)是一件大事，几十年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但，这一回，长庆三婶家可要相验了，长庆三叔是一年前去世的，他的二叔大元爷认为他死得不明不白，就向县里递了一状，告上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小寡妇。

县里定了日子，要来开棺相验，可怜长庆三婶那里见过这些场面，她到祠堂里去求族长帮忙，族长却捋着大胡子，认为是关系全族体面的事，弄个水落石出也好，不肯答应给她想法子。尽管长庆三婶眼泪流干了，也得不到他的同情。

相验那一天到底来了，三哥老早就替我出了点子，拼着回书房挨老顽固一顿板子，这个世面不能不见，所以，就在我拿“大便”签(注二)到厕所里去时，把签往厕所门口一放，三哥早已接应着了，于是像出笼的鸟儿，一溜烟地向坟场奔去。

长庆三叔家里很有钱，他们的祖坟也很大，可惜他们一房就是他一个儿子，他的行三还是照大排行排的。加上他结婚以后，又没有生孩子，所以这一宗支人丁很单薄，好大的一块田地，就由长庆三婶管着，大元爷是他们家最近的亲族，据他向县里告发的理由，说长庆三婶的娘家想谋夺长庆三叔的财产，才叫他们的女儿下毒害死长庆三叔。而且据说，长庆三婶在娘家就有点不清不白。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关系人伦的事，谁也不愿多话。

我们到了长庆三叔的坟场，长庆三婶正跪在地上，把黄表纸一张一张地烧着，而且还不断地哀哀痛哭，她的父母也来了，站在一边直抹眼泪。

长庆三婶一面哭，一面数数落落地说着：“死鬼呀，你好苦命呀，死了还要翻尸倒骨……”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大元爷也带着几个长工，拿着铁锹，站得远远的，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族长则带着一批族人，站在另外一方向。

长庆三叔的坟头上已经长满了青草，种在四周的松柏也已长得半人高了，但是现在却要把它一起毁掉。

将近晌午的时候，远处有人喊了起来：“闲人散开，老爷来了！”

一听到老爷来，一些看热闹的自然肃静起来。长庆三婶却在这个时候，拿出原来准备好的麻布，披在头上，望着老爷来的路，迎上前去。

老爷坐的是一乘两个人抬的小轿，没带轿帘，所以他的相貌看得很清楚，他戴着一顶红顶子的瓜皮帽，长袍子，穿着黑马褂，马褂上还挂着一串表链，嘴上留着两小撇胡子，神气十足。

长庆三婶迎上了轿子，噗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哭着说：“老爷，死者没有什么，完全是病死的，老爷不信，可以传替他诊病的医生来问。”

老爷捻着胡子，示意轿夫停下轿子，向长庆三婶端详了许久，然后问：“你，你是谁？”

“我是死者的妻子，老爷！”

“嗯！”老爷自鼻孔里哼了一声，向着站在右边的大元爷说：“吴大元，这便是你的侄媳妇吗？”

“是的，老爷！”大元爷恭恭敬敬地回答着。

“她拦验(注三)，你有什么意见？”

“老爷，小的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还是请老爷相验后公断。”

“好！”老爷走下了轿子，向跪在地上的长庆三婶说：“这件事，验

过以后，自然水落石出，你不要怕！”

长庆三婶还在说“冤枉”，老爷却再也不理她，坐到预先替他准备好的位子上去了。

烧过了一叠黄表纸，老爷站起来向坟头鞠了一个躬，然后，说了一声：“开工！”

大元爷带来的十几个长工一齐拿着铁锹，展开工作，一个大个子首先跳上坟去，这一锹，挖去了覆在坟头上的两块圆形泥土，其他的人也就同时动手，绿茵茵的坟上，顷刻挖去了一层，里面只是黄土了。

长庆三婶力竭声嘶地哭喊着：“长庆，你有灵有圣，你要找报应呀！”老爷皱皱眉毛，望望站在他旁边的大元爷，大元爷一声不响，低着头。

长庆三叔的坟是造得很大的，挖了足足有两个多钟头，才算把坟墓铲平了，但棺木是埋在地下的，还要向下挖才行，被铲平了的泥土，堆在坟的四周，这泥土里跑出许多的小虫，还有小四脚蛇钻出来，在坟地附近乱窜，不经意窜到这看热闹脚下，便是狠狠的一脚，踩个稀烂。

日头渐渐向西，老爷端然坐着，却也感到不耐烦了，不停地摸出那带着银链子的挂表看个不住。旁边的大元爷则在送烟送茶。

坟上挖出来的泥土，把刚长出来的小树。压倒了，再活不了，我们在旁边看着，也觉得怪可惜的。

又过了一会，动手挖的人喊了起来：“好了，看到棺木了。”这一喊，把停止哭泣许久的长庆三婶，又惹得哭了起来。她一面哭，一面仍在把黄表纸烧着。

最后，棺材的上截露出来了，于是跳下去四个人，把预先准备好的粗麻绳，从棺材底下掏出个洞来，穿了过去，两头绳子穿好了，再用大木杠穿过麻绳，七八个汉子扛上肩，一声喊：“起！”棺材便悬空拔了起来，他们把它抬到平地上，四平八稳地放好。

这时，原来放棺木的土坑，已出现了一个洞，洞底下还似乎有一